舊唐書/卷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憲宗 下 ◄

舊唐書
本紀第十六　穆宗

► 敬宗 文宗 上

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恆，憲宗第三子，母曰懿安皇后郭氏。貞元十一年七月，生於大明宮之別殿。初名宥，元和元年八月，進封遂王。五年三月，領彰義軍節度大使。七年十月，冊為皇太了，改今諱。

元和十五年

十五年正月庚子，憲宗崩。丙午，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東序。是日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、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於思政殿，並賜金紫。丁未，集群臣班於月華門外。貶門下侍郎、平章事皇甫鎛為崖州司戶。戊申，上見宰臣於紫宸門外。辛亥，以朝議郎、守御史中丞、飛騎尉、襲徐國公、賜緋魚袋蕭俛為朝散大夫、守中書；舍人、翰林學士、武騎尉、賜紫金魚段文昌為中書侍郎：同平章事。上始御延英對宰臣。詔曰：「山人柳泌輕懷左道。上惑先朝。固求牧人，貴欲疑眾，自知虛誕，仍更遁逃。僧大通醫方不精，藥術皆妄。既延禍釁，俱是奸邪。邦國固有常刑，人神所宜共棄，付京兆府決杖處死。」金吾將軍李道古貶循州司馬。憲宗未年，銳於服餌，皇甫鎛與李道古薦術人柳泌、僧大通待詔翰林。泌於台州為上鍊神丹，上服之，日加躁渴，遽棄萬國。甲寅，二王後介國公宇文仲達卒，有司與舊典葬祭之。以監察御史李德裕、右拾遺李紳、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守本官，充翰林學士。丁巳，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逢吉為襄州刺史，充山南東道節度使；以吏部侍郎王涯檢校禮部尚書、梓州刺史，充劍南東川節度使。己未，改恆岳為鎮岳，恆州來鎮州，定州恆陽縣為曲陽縣。恆王房子孫改為泜王房。丙寅，以右神策大將軍張維清為單于大都護，充振武麟勝節度使。丁卯，上及群臣皆釋服從吉。

戊辰，群臣始朝於宣政衙。是夜地震。庚午，冊大行皇帝貴妃郭氏為皇太后。貶諫議大夫李景儉為建州刺史。

二月癸酉朔。丁丑，御丹鳳樓，大赦天下。宣制畢，陳俳優百戲於丹鳳門內，上縱觀之。丁亥，幸左神策軍觀角抵及雜戲，日昃而罷。癸巳，罷邕管經略使，所管州縣隸邕府。甲午，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，充本管經略使。乙未，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州刺史，充桂管觀察使。丙申，丹王逾薨。丁酉。敕入回紇使宜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，入吐蕃使與八員。庚子，太子賓客呂元膺卒。辛丑，以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戶部尚書。壬寅，敕舉賢良方正、直言極諫等科目人，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於尚書省同試。

三月癸卯朔，贈皇太后父郭曖太傅，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。壬子，召侍講學士韋處厚、路隨於太液亭講《毛詩關雎》、《尚書洪範》等篇。既罷，並賜緋魚袋。左右軍中尉馬進潭、梁守謙、魏弘簡等請立門戟，從之。以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韋貫之為河南尹。丁巳，御史中丞崔植奏：「元和十二年敕，御史臺三院御史據除拜上日為先後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。又準其年九月十七日敕，逾一個月不在此限，行立班次，即宜以敕內先後為定。臣觀此後敕未便事宜，請自今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，一切依敕文先後為定，除拜上日便為月數。」從之。戊午，吏部尚書趙宗儒奏：「先奉敕，先朝所放制科舉人，令與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官同於尚書省就試者。臣伏以制科所設，本在親臨，南省策試，亦非舊典。今覃恩既畢，庶政惟新，況山陵日近，公務繁迫，待問之士，就試非多。臣等商量，恐須停罷。」從之。罷申州歲貢茶。乙丑，以皇太后兄司農卿郭釗為刑部尚書兼司農卿，右金吾衛大將軍郭鏦檢校工部尚書。丁卯，貶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孟簡為吉州員外司馬。戊辰夜，大風雹。

夏四月壬申朔。丁丑，澧王薨。乙酉，三恪酅國公楊造卒。丁亥，敕：「內侍省見管高品官白身，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，除官員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，其餘單貧，無屋室居止，宜每人加衣糧半分。」

五月壬寅朔。癸卯，詔：「以國用不足，應天下兩稅、鹽利、榷酒、稅茶及戶部闕官、除陌等錢，兼諸道雜榷稅等，應合送上都及留州、留使、諸道支用、諸司使職掌人課料等錢，並每貫除舊墊陌外，量抽五十文。仍委本道、本司、本使據數逐季收計。其諸道錢便差綱部送付度支收管，待國用稍充，即依舊制。其京百司俸料，文官已抽修國學，不可重有抽取；武官所給校薄，亦不在抽取之限。」壬子，詔：「入景陵玄宮合供千味食，魚肉肥鮮，恐致薰穢，宜令尚藥局以香藥代食。」庚申，葬憲宗於景陵。

六月辛未朔。，丁丑，以司徒、兼中書令韓弘為河中尹，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。安南都護桂仲武奏誅賊首楊清，收復安南府戊寅，以金吾將軍李祐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兼夏州刺史，充夏綏銀宥節度使，代李聽。以聽為靈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朔方靈鹽節度使。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江西觀察使。己卯，放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錢八萬三千五百六十貫，宜委令狐楚，以楚山陵用不盡綾絹，準實估付京兆府，代所放青苗錢。庚辰，加邠、寧、慶節度使李光顏特進，以城鹽州之功也。以考功員外郎、史館修撰李翺為朗州刺史，坐與李景儉相善故也。癸未，並兗州萊蕪縣入乾封縣。己丑，工部尚書歸登卒。壬辰，詔：「帝王所重者國體，所切者人情。苟得其體，必臻於大和；如失其情，是由於小利。況設官求理，頒祿責功，教既有常，寧宜就減。近以每歲經費，量入數少，外官俸料，據數收貫。朕再三思度，終所未安。今則歲屬豐登，兵方偃息，自宜克己以足用，何得剝下以為謀。臨軒載懷，實所增愧。其今年五月敕應給用錢每貫抽五十文，都計一百五十萬貫，宜並停抽。」仍出內庫錢三十七萬五千貫，付度支給用。初，憲宗用兵，擢皇甫鎛為相，苛斂剝下，人皆咎之，以至譴逐。至是宰臣創抽貫之利，制下，人情不悅，故罷之。癸巳，皇太后移居興慶宮，皇帝與六宮侍從大合宴於南內，回幸右軍，頒賜中尉等有差。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軍及御宸暉、九仙等門，觀角抵、雜戲。

秋七月辛朔。壬寅，以河中、晉、絳觀察使李絳為兵部尚書。甲辰，以大理卿孔戣為潭州刺史、湖南觀察使。乙巳，詔：「皇太后就安長樂，朝夕承顏，慈訓所加，慶感兼極。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，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。朕既深歡慰，欲與臣下同之。其日，百僚、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，朕於光順門內殿與百僚相見，永為常式。」非典也。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，從馬總奏也。丙午，敕：乙巳詔書載誕受賀儀宜停。先是，左丞韋綬奏行之，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，奏罷之。丁未，苑內假山毀。壓死役者七人。自五月五雨，至此月壬子始雨。甲寅，御新成永安殿觀百戲，極歡而罷。乙卯，敕自今後新除節度、觀察使到任日，具見在錢帛、斛斗、器械數目分析以聞。安南都護行立卒。是日，上幸安國寺觀盂蘭盆。邕管經略使楊旻卒。平盧軍新加押新羅、渤海兩蕃使，賜印一面，許置巡官一人。新作寶慶殿。庚申夜，熒惑入羽林。壬戌，盛飾安國、慈恩、千福、開業、章敬等寺，縱吐蕃使者觀之。丙寅，以新成永安殿，與中宮貴主密宴以樂之，嬪妃皆預。丁卯，以門下待郎、平章事令狐楚為宣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宣、歙、池觀察使。楚為山陵使，縱吏於壙刻下，不給工徒價錢，積留錢十五萬貫，為羨餘以獻，故及於貶。

八月庚午朔。辛未，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僚錢貨輕重之議，取天下兩稅、榷酒、鹽利等，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，並不徵見錢，則物漸重，錢漸輕，農人見免賤賣匹段。請中書門下、御史臺諸官長重議施行。從之。癸酉，太子少傅致仕李鄘卒。甲戌，安南都護桂仲武斬叛將楊清首以獻，收復安南府。乙亥，賜教坊錢五千貫，充息利本錢。御勤政樓，問人疾苦。前江西觀察使裴次元卒。己卯，月掩牽牛。同州雨雪，害秋稼。京兆府戶曹參軍韋正牧專知景陵工作，刻削廚料充私用，計贓八千七百貫文；石作專知官奉仙縣令於翬刻削，計贓一萬三千貫，並宜決重杖處死。壬辰，幸魚藻池，發神策軍二千人浚魚藻池。戊戌，以朝議郎、守御史中丞、武騎尉、賜紫金魚袋崔植為朝散大夫、守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己亥，宣歙觀察使令狐楚再貶衡州刺史。

九月庚子朔，改河北稅鹽使為榷鹽使。辛丑，大合樂於魚藻宮，觀競渡。又召李愬、李光顏入朝，欲於重陽日宴群臣。拾遺李玨等上疏諫云：「元朔未改，園陵尚新。雖易月之期，俯從人欲；而三年之制，猶服心喪。夫遏密弛禁，蓋為齊人；合樂內庭，事將未可。」不聽。乙巳，以駕部郎中、知制誥李宗閔為中書舍人。宋州大水，損田六千頃。戊申，以重陽節曲宴郭釗兄弟、貴戚、主婿等於宣和殿。己酉，大酺三日，至是雨雪，樹木無風而摧僕者十五六。以吏部侍郎崔群為御史大夫。滄、景水，損田。戊午，加河東節度使、金紫光錄大夫、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上柱國、晉國公、食邑三千戶裴度守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以邠寧節度使、檢校司空、邠州刺史、上柱國、武威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李光顏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又武寧軍節度使、徐泗濠等州觀察等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徐州刺史、上柱國、涼國公、食邑三千戶李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潞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昭義軍節度、澤潞磁邢洺觀察處置等使。夏州奏移宥州於長澤縣置。辛酉，宴李光顏、李愬於麟德殿，頒賜優厚。以袁州刺史韓愈為朝散大夫、守國子祭酒，復賜金紫。丙寅，以御史大夫崔群檢校兵部尚書、徐州刺史，充武寧軍節度、徐泗宿濠觀察等使；以將作監崔能為廣州刺史，充嶺南節度使。丁卯以兵部尚書李絳為御史大夫。戊辰，以前嶺南節度使孔戣為吏部侍郎。

冬十月庚午朔，閣婆國遣使朝貢。庚辰，宰相與吐蕃使於中書議事。京百司共賜錢一萬貫，仰御史臺據司額大小、公事閑劇均之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卒，其弟承元上表請朝廷命帥，遣起居舍人柏耆宣慰之。辛巳，金公亮修成指南車、記里鼓車。壬午，吐蕃寇涇州，命中尉梁守謙將神策軍四千人及八鎮兵赴援。乙酉，以魏博等州節度觀察等使、光祿大夫、檢校司徒、兼侍中、魏博大都督府長史、上柱國、沂國公、食邑三千戶、實封三百戶田弘正可檢校司徒、兼中書令、鎮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成德軍節度、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。以鎮冀深趙等觀察度支使、朝議郎、試金吾左衛胄曹參軍兼監察御

史王承元可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工部尚書、使持節滑州諸軍事、守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義成軍節度、鄭滑等州觀察等使。以昭義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愬可本官，為魏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魏博等州節度、觀察等使。以義成軍節度使劉悟依前檢校右僕射、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昭義節度、澤潞邢洺磁等州觀察等使。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檢校左散騎常侍、兼懷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河陽三城懷孟節度使。乙酉，涇州奏吐蕃退去。時夏州節度使田縉貪猥，侵刻黨項羌，羌引西蕃入寇，賴郝玼、李光顏奮命拒之，方退。丁亥，西川奏吐蕃侵雅州，令發兵鎮守。東川節度使王涯陳破吐蕃策，言以厚賂北蕃，俾入西蕃，據地得人多少賞之。

十一月乙亥朔。癸卯，制：「朕聞帝王丕宅四海，子育群生，如天無不覆，如日無不燭。乃睠冀方，初喪戎帥，念乎三軍之事，洎於四州之人。或懷忠積誠，而思用莫展；或災荒兵役，而望恤何階。今則昌運一開，誠節咸著。王承元首陳章疏，願赴闕庭。永念父兄之忠，克固君臣之義，已加殊獎，別委重藩。又念成德軍將士等，葉謀向義，丹款載申，咸欲效其器能，各宜列之爵秩。大將史重歸、牛元翼已超授寵榮，今更都加厚賜。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，賜錢一百萬貫。王澤所洽，天綱方恢，宥過釋冤，與人休泰。其管內見禁囚徒，罪無輕重，並宜釋放。朕以武俊之勛勞，光於彝鼎；士真之恭恪，繼被節旄。承宗感恩，亦克立效。永言十代之宥，俾賜一門之榮。承宗兄弟已授官爵，其承宗葬事亦差官監視，務令周厚。」丁未，封王承宗祖母李氏為晉國太夫人。辛亥，田弘正奏王承元以今月九日領兵二千人赴鎮滑州。成德軍徵賞錢頗急，乃命柏耆先往諭之。以華州刺史衛中行為陝州長史，充陝虢觀察使；以宗正卿李翺為華州刺史、潼關防禦、鎮國軍使。乙卯，上幸金吾將軍郭鏦城南莊，鏦以莊為獻。戊午，詔曰：「朕來日暫往華清宮，至暮卻還。」御史大夫李絳、常侍崔元略已下伏延英門切諫。上曰：「朕已成行，不煩章疏。」諫官再三論列。是日，田弘正奏今月十六日入鎮州訖。己未，上由復道出城幸華清宮，左右中尉擗仗，六軍諸使、諸王、駙馬千餘人從，至晚還宮。癸亥，檢校司徒、兼太子少少師鄭餘慶卒。以渭州刺史、涇原行營兵馬使、保定郡王郝玼為慶州刺史。將，深入吐蕃接戰，朝廷恐失勇將，故移之內地。

十二月己巳朔。戊寅，召故女學士宋若華妹若昭入宮掌文奏。壬午，幸右軍擊鞠，遂畋於城西。丙戌，前昭義軍節度使辛秘卒。己丑，以庫部郎中、知制誥牛僧孺為御史中丞。嶺南奏崖州司戶參軍皇甫鎛卒。丙申，以司門員外郎白居易為主客郎中、知制誥。是歲，計戶帳，戶總二百三十七萬五千四百，口總一千五百七十六萬。定、鹽、夏、劍南東西川、嶺南、黔中、邕管、容管、安南合九十七州不申戶帳。

長慶元年

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朔，上親薦獻太清宮、太廟。是日，法駕赴南郊。日抱珥，宰臣賀於前。辛丑，祀昊天上帝於圓丘，即日還宮，御丹鳳樓，大赦天下。改元長慶。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及，四品已下加一階，陪位白身人賜勛兩轉，應緣大禮移仗宿衛御樓兵仗將士，普恩之外，賜勛爵有差。仍準舊例，賜錢物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端匹。禮畢，群臣於樓前稱賀。仗退，上朝太后於興慶宮。壬寅，夏州節度使奏浙東、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，請留其兵甲，歸其人。靈武節度使李聽奏請於淮南、忠武、武寧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賜月糧，賜當道自募一千五百人馬驍勇者以備邊。仍令五十人為一社，每一馬死，社人共補之，馬永無闕。從之。癸卯，以河陽、懷節度使。田布為涇州刺史，充四鎮北庭行營、涇原節度使；以刑部尚書兼司農卿郭釗檢校戶部尚書、懷州刺史，充河陽三城、懷節度使。以涇原節度使王潛檢校兵部尚書、江陵尹，充荊南節度使。乙巳，鄜坊節度使韓璀改名充。己酉，以前檢校大理少卿、駙馬都尉劉士涇為太僕卿。給事中韋弘景、薛存慶封還詔書，上諭之曰：「士涇父昌有邊功，久為少列十餘年，又以尚雲安公主，朕欲加恩，制官敕下。」制命始行。翰林學士、司勛員外郎李德裕上疏曰：「臣見國朝故事，駙馬國之親密，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，開元中止尤切。近日駙馬多至宰相及要官宅，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，唯是漏洩禁密、交通中外。伏望宣示駙馬等，今後有事任至中書見宰臣，此外不得至宰臣及臺省官私第。」從之。戊午夜，星孛于翼。壬戌，制朝議大夫、守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徐國公蕭俛為尚書右僕射，累表乞罷政事故也。癸亥，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為黔州刺史，充黔中觀察使。丁卯，星孛於長辰，近太微西垣南第一星。

二月戊辰朔。癸酉，以尚書右僕射蕭俛為吏部尚。甲戌，以檢校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韓皋守右僕射。乙亥夜，太白犯昴。丙子，上觀雜伎樂於麟德殿，歡甚，顧謂給事中丁公著曰：「比聞外間公卿士庶時為歡宴，蓋時和民安，甚慰予心。」公著對曰：「誠有此事。然臣之愚見，風俗如此，亦不足嘉。百司庶務，漸恐勞煩聖慮。」上曰：「何至於是？」對曰：「夫賓宴之禮，務達誠敬，不繼以淫。故詩人美『樂且有儀』。譏其屢舞。前代名士良辰宴聚，或清談賦詩，投壺雅歌，以杯酌獻酬，不至於亂。國家自天寶已後，風俗奢靡，宴席以喧嘩沉湎為樂。而居重位、秉大權者，優雜倨肆於公吏之間，曾無愧恥。公私相效，漸以成俗。則是物務多廢。獨聖心求理，安得不勞宸慮乎！陛下宜頒訓令，禁其過差，則天下幸甚。」時上荒於酒樂，公著因對諷之，頗深嘉納。己卯，幽州節度使劉總奏請去位落發為僧。又請分割幽州所管郡縣為三道，請支三軍賞設錢一百萬貫。壬申，以中書侍郎、平章事段文昌檢校刑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成都尹，充劍南

西川節度等使，以朝散大夫、尚書戶部侍郎、知制誥、翰林學士、上柱國、建安縣開國男杜元穎守本官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以劍南西川節度使王播為刑部尚書，充鹽鐵轉運使。乙酉，天平軍節度使馬總奏：「當道見管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，從去年正月已後，情願居農者放，逃戶者不捕。」先是，平定河南，及王承元去鎮州，宰臣蕭俛等不顧遠圖，乃獻銷兵之議，請密詔天下軍鎮，每年限百人內破八人逃死，故總有是奏。丁亥夜，月犯歲星，在尾十三度。辛卯，寒食節，宴群臣於麟德殿，頒賜有差。壬辰，刑部侍郎李建卒。癸巳，九姓回紇毗伽保義可汗卒。

三月丁酉朔，浙東奏移明州於鄮縣置。劉總進馬一萬五千匹。甲辰，鄭滑節度使王承元祖母晉國太夫人李氏來朝，既見上，令朝太后於南內。丁未，宗正寺奏：「準貞元二十一年敕，宗子陪位，放五百七十人出身。準今年敕放三百人。伏緣人數至多，不沾恩澤，乞降特恩，更放二百人出身。」從之。平盧薛平奏：海賊掠賣新羅人口於緣海郡縣，請嚴加禁絕，俾異俗懷恩。從之。戊申，罷京西、京北和糴使，擾人故也。罷河北榷鹽法，許維計課利都數付榷鹽院。庚戌，以左丞韋綬為禮部尚書。是夜，太白近五車。辛亥，命給事中韋弘慶充幽州宣慰使，左拾遺狄兼謨副之。鹽鐵使王播奏江淮鹽估每斗加五十文，兼舊三百文。癸丑，以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、押奚、契丹兩蕃經略等使、檢校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楚國公劉總可檢校司徒、兼侍中、天平軍節度、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。以宣武軍節度使。檢校右僕射、同平章事張弘靖為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、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。從劉總所奏故也。以鳳翔節度使李願檢校司空、汴州刺史，充宣武軍節度使；以邠寧節度使李光顏為鳳翔尹，依前檢校司空、平章事，充鳳翔隴右節度使。以右衛大將軍高霞寓檢校工部尚書、邠州刺史、充邠寧節度使。諫官上疏論霞寓敗軍左謫，未宜拜方鎮。不從。乙卯，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州刺史，充瀛莫等州團練觀察使。從劉總奏析置也。丁巳，制：「劉總已極上臺，仍移重鎮，兄弟子侄，各授官榮，大將賓僚，亦宜超擢。幽州百姓給復一年，賜三軍賞設錢一百萬貫。令宣慰使薛存慶與弘靖計會支給。」戊午，封皇弟憬為鄜王，悅為瓊王，恂為沔王，憚為婺王，愔為茂王，怡為光王，協為淄王，儋為衢王，惋為澶王；皇子湛為景王，涵為江王，湊為漳王，溶為安王，瀍為潁王。以兵部侍郎柳公綽為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己未，以屯田員外郎李德裕為考功郎中，左補闕李紳為司勳員外郎，並依前知制誥、翰林學士。勅今年錢徽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，宜令中書舍人王起、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以聞。甲子，劉總請以私第為佛寺，乃遣中使賜寺額曰「報恩」。幽州奏劉總堅請為僧，又賜以僧衣，賜號大覺。總是夜遁去，幽州人不知所之。乙丑，以漳州刺史韓泰為郴州刺史，汀州刺史韓曄為永州刺史，循州刺史陳諫為道州刺史，量移也。

夏四月丙寅朔，授劉總弟約及總男等一十一人官，內五人為刺史，余朝班環衛。庚午，易定奏劉總已為僧，三月二十七日卒於當道界，贈太尉。甲戌，秘書監蔣乂卒。丙子，以前天平軍節度使馬總復為天平節度使。丁丑，詔：「國家設文學之科，本求才實，苟容僥倖，則異至公。訪聞近日浮薄之徒，扇為朋黨，謂之關節，干擾主司，每歲策名，無不先定。永言敗俗，深用興懷。鄭朗等昨令重試，意在精覆藝能，不於異常之中，固求深僻題目，貴令所試成就，以觀學藝淺深。孤竹管是祭天之樂，出於《周禮》正經，閱其呈試之文，都不知其本事。辭律鄙淺，蕪累何多。亦令宣示錢徽，庶其深自懷愧。誡宜盡棄，以警將來。但以四海無虞，人心方泰，用弘寬假，式示殊恩。孔溫業、趙存約、竇洵直所試粗通，與及第；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。自今後禮部舉人，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，及第人所試雜文並策，送中書門下詳覆。」貶禮部侍郎錢徽為江州刺史，中書舍人李宗閔為劍州刺史，右補闕楊汝士為開州開江令。戊寅，宰臣崔植、杜元穎奏請，坐日所有群臣獻替，事關禮體，便隨日撰錄，號為《聖政紀》，歲終付史館。從之。事亦不行。丙戌，正衙命使冊九姓回紇為登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。辛卯，以衡州刺史令狐楚為郢州刺史，吉州司馬孟簡為睦州刺史。壬辰，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，勿為朋黨。甲午，以張弘靖入幽州，受朝賀。中書門下奏燕、薊八州平，准禮宜告陵廟，從之。

五月丙申朔。戊戌，以刑獄淹滯，立程：凡大事，大理寺三十五日詳斷訖，申刑部，三十日聞奏；中事，大理寺三十日，刑部二十五日；小事，大理寺二十五日，刑部二十日。所斷罪二十件已上為大，十件已上為中，十件已下為小。刑部四覆官、大理六丞每月常須二十日入省寺，其廚料令戶部加給。從中丞牛僧孺奏也。己亥，貶考功員外郎李渤為虔州刺史，以前書宰相考辭太過，宰相杜元穎等奏貶之。癸卯，幽州大將李參已下十八人並為刺史及諸衛將軍。己酉，右散騎常侍致仕柳登卒。辛亥，造百尺樓于宮中。壬子，加茶榷，舊額百文，更加五十文，從王播奏。拾遺李玨上參論其不可，疏奏不報。丙辰，建王審薨。丁巳，滄州先置景州于弓高縣，置歸化縣於福城草市，並宜停廢。壬戌，幽州宣慰使給事中薛存慶卒於鎮州。癸亥，敕先置澈州於郾城，宜廢；其郾城上蔡、西平、遂平兩縣復隸蔡州。皇妹太和公主出降回紇登羅骨沒施合毗伽可汗。甲子，命金吾大將軍胡證充送公主入回紇使，兼冊可汗。又乙太府卿李銳為入回紇婚禮使。

六月乙丑朔。辛未，吐蕃犯青塞堡。甲申，賜御史中丞牛僧孺金紫。

秋七月乙未朔。壬寅，月掩房次相。壬子，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。是日，上

受冊于宣政殿，禮畢，禦丹鳳樓，大赦天下。甲寅，幽州監軍使奏：「今月十日軍亂，囚節度使張弘靖別館。害判官韋雍、張宗元、崔仲卿、鄭塤。軍人取硃滔子洄為留後。」丁巳，貶張弘靖為太子賓客分司。己未，再貶弘靖為吉州刺史。硃洄自以年老，令軍人立其子無融為留後。初，劉總歸朝，籍其軍中素難制者送歸闕庭，克融在籍中。宰相崔植、杜元穎素不知兵，心無遠慮，謂兩河無虞，不復禍亂矣，遂奏劉總所籍大將並勒還幽州，故克融為亂，復失河北矣。庚申，以昭義軍節度使劉悟檢校司空，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。以國子祭酒韓愈為兵部侍郎。辛酉，太和長色主發赴回紇，上以半仗禦通化門臨送，群臣班于章敬寺前。

八月甲子朔。己巳，鎮州監軍宋惟澄奏：七月二十八日夜軍亂，節度使田弘正並家屬將佐三百餘口並遇害。軍人推衙將王廷湊為留後。辛未，以左金吾將軍楊元卿為涇州刺史，充四鎮北庭行軍、涇原節度使。敕公卿大臣至中書議幽、鎮討伐之謀。癸酉，王廷湊遣盜殺冀州刺史王進岌，據其郡。乙亥，以前涇原節度使田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，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魏博節度使。己卯，以深州刺史、本州團練使牛元翼充深冀節度使。辛巳夜，太白近軒轅左角。冀州刺史吳暐潛為幽州兵所逐。瀛州兵亂，囚觀察使盧士玫。瀛州尋為幽州兵所據。乙丑，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、鎮兩道招撫使。庚寅，以建州刺史李景儉為諫議大夫。壬辰夜，太白近太微西垣。癸巳，鎮州出兵圍深州。

九月甲午朔。丁酉，廢興州鳴水縣。戊戌夜，太白近太微右執法。壬寅，大雨震霆。乙巳，相州兵亂，殺刺史邢楚。丙午，令內常侍段文政監領鄭滑、河東、許三道兵，救援深州。吐蕃請盟，許之。辛亥夜，月近天關。壬子，幽州賊掠易州淶水、遂城、滿城。癸丑，以前魏博節度使李醞為太子少保。癸酉，魏博節度使田布奏，出師五千赴貝州行營。

冬十月甲子朔。丙寅，太中大夫、守刑部尚書、騎都尉王播可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依前充鹽鐵轉運使。以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。以左領軍衛大將軍杜叔良充深、冀諸道行營節度使。戊辰，以深、冀節度使牛元翼為鎮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成德軍節度、鎮冀深趙等州節度使。辛未，以中書舍人、知貢舉王起為禮部侍郎，兵部郎中楊嗣復為庫部郎中、知制誥。壬申，以東都留守鄭絪為吏部尚書。以吏部尚書李絳檢校右僕射，判東都尚書省事、東都留守、都畿防禦使。以工部尚書丁公著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兼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浙東觀察使。乙亥，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副使。丁丑，裴度奏，自將兵取故關路進討。硃克融兵寇蔚州。戊寅，王廷湊兵寇貝州。易州刺史柳公濟奏于白石嶺破燕軍三千。滄州烏重胤奏，于饒陽破賊。工部

尚書韋貫之卒。壬午，以尚書主客郎中、知制誥白居易為中書舍人。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章，論翰林學士元稹與中官知樞密魏弘簡交通，傾亂朝政。以稹為工部侍郎，罷學士。弘簡為弓箭庫使。甲申，以京兆尹、御史大夫柳公綽為吏部侍郎。丙戌，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為滄州刺史、橫海軍節度使，以代烏重胤；授重胤檢校司徒、興元尹，充山南西道節度使。時上急於誅賊，杜叔良出征日面辭，奏云：「臣必旦夕破賊。」重胤善將知兵，以賊勢未可卒平，用兵稍緩，故有是拜。丁亥，前浙東觀察使薛戎卒。戊子，魏博田布奏，自率全師進討。太子少保李醞卒。己丑，以戶部侍郎、判度支崔為工部尚書、判度支。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崔從為尚書左丞；以秘書監許季同為華州刺史，充潼關防禦、鎮國軍使。辛卯，昭義劉悟奏，自將兵次臨城。

十一月甲午朔，裴度奏破賊於會星鎮。硃克融兵大寇定州，節度使陳楚出師拒戰，破賊二萬。乙巳，徐州崔群奏，遣節度副使王智興率師赴行營。戊申，以司農卿裴武為鎮州行營供軍使。戊午，上御宣政殿，試製科舉人。辛酉，淄青牙將馬延鋟謀逆，節度使薛平覺其謀而誅之。詔中書舍人白居易、繕部郎中陳岵、考功員外郎賈餗同考制策。

十二月甲子朔。丙寅，以前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為容州刺史、容管經略使。丁卯，貶諫議大夫李景儉為楚州刺史。庚午，杜叔良之軍與賊戰於博野，為賊所敗，七千人陷賊，叔良僅免。乙亥，敕諸道除上供外，留州留使錢內每貫割二百文以助軍用，賊平後仍舊。定州陳楚破硃克融賊二萬於望都。戊寅，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，代李遜，仍兼深、冀行營節度。以李遜為鳳翔節度使。貶員外郎獨孤朗韶州刺史，起居舍人溫造朗州刺史，司勳員外郎李肇澧州刺史，刑部員外郎王鎰郢州刺史，坐與李景儉於史館同飲，景儉乘醉見宰相謾罵故也。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、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各罰一季俸料，亦坐與景儉同飲，然先起，不貶官。辛巳，李光顏赴鎮，百僚餞于章敬寺。上御通化門臨送，賜玉帶名馬。仍敕神策副使楊承和充深、冀行營都監押。壬午，出內庫錢五萬貫以助軍。乙酉，以幽州都知兵馬使硃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，其拘囚張弘靖、殺害府僚之罪，一切釋放。時朝議以克融能保全弘靖，王廷湊殺害弘正，可赦燕而誅趙，故有是詔。是歲，天下戶計二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，口一千五百七十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二，元不進戶軍州不在此內。

長慶二年

二年春正月癸巳朔，以用兵罷元會。乙未，以夔州刺史王承弁為安南都護、本管經略招討使。丁酉，硃克融陷滄州弓高縣，賊攻下博，兼邀餉道車六百乘而去。庚子，魏

博兵自潰於南宮縣。戊申，魏博牙將史憲誠奪師，田布伏劍而卒。己酉，以魏博中軍先鋒兵馬使史憲誠檢校工部尚書，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。是日，大風霾。庚戌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滄州刺史，充橫海軍節度、滄德棣觀察等使，以代叔良。壬子，貶叔良為歸州刺史，以獻計誅幽鎮無功，而兵敗喪所持旌節也。甲寅，以工部尚書、判度支崔倰檢校禮部尚書，兼鳳翔尹，充鳳翔隴節度使。以鴻臚卿、兼御史大夫張平叔判度支。復以弓高縣為景州。青州奏海凍二百里。乙卯，以前鳳翔節度使李遜為刑部尚書。己未，刑部尚書李遜卒。庚子，以兗、沂、密觀察使曹華為節度使；以天德軍防禦使李進誠兼靈州刺史，充朔方、靈、鹽定遠城等州節度使；以晉州刺史李岵為豐州刺史，充天德軍、豐州、東西受降城都防禦使。內出繒帛八萬匹以助軍。權停嶺南、黔中今年選補。

二月癸亥朔。甲子，詔雪王廷湊，仍授鎮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成德軍節度、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。三軍將士，待之如初。仍令兵部侍郎韓愈往彼宣諭。以前吉州刺史張弘靖為撫州刺史。弘靖初貶官，尚在幽州，拘留半歲，克融授節，始得還，故有是命。丙寅，以前成德軍節度使牛元翼檢校工部尚書、襄州刺史，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、臨漢監牧等使。丁卯，以考功郎中、知制誥李德裕為書舍人，依前翰林學士。癸酉，以鄜坊節度使韓充為義成軍節度使，以代王承元。以承元為鄜坊節度使。甲戌夜，火、木星相近。滄州節度使王日簡賜姓名李全略。辛巳，以正議大夫、守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武騎尉、賜紫金魚袋崔植為刑部尚書，罷知政事。以工部侍郎元稹守本官、同平章事。以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李德裕為御史中丞。司勳員外郎、知制誥李紳為中書舍人，依前翰林學士。右庶子王仲周以奉使緩命，貶台州刺史。癸未，以深、冀行營諸軍節度、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為滄州刺史、橫海軍節度使，兼忠武軍節度、深冀行營並如故；以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為德州刺史、德棣等州節度。丙戌，以兵部郎中、知制誥馮宿檢校左庶子，充山南道節度副使，權知襄州軍府事，以牛元翼在深州重圍故也。丁亥，以河東節度使、司空、兼門下侍郎、平章事裴度守司徒、平章事，充東都留守，判東都尚書省事、都畿汝防禦使、太微宮等使；以前靈武節度使李聽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

三月壬辰朔，詔曰：「武班之中，淹滯頗久。又諸薦送大將，或隨節度使歸朝。自今已後，宜令神策六軍軍使及南衙常參武官，各具歷任送中書門下，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，量加奬擢。常參官依月限改轉，諸道軍府帶監察已上官者，限三周年即與改轉。軍士死王事者，三周年內不得停衣糧。先于留州留使錢內每貫割二百文助軍，今後不用抽取。」上於馭軍之道，未得其要，常雲宜姑息其臣。故即位之初，傾府庫頒賞之，長行

所獲，人至巨萬，非時賜與，不可勝紀。故軍旅益驕，法令益弛，戰則不克，國祚日危。洎頒此詔，方鎮多以大將文符鬻之富賈，曲為論奏，以取朝秩者，疊委於中書矣。名臣扼腕，無如之何，癸巳，以兵部尚書蕭俛為太子少保，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李逢吉為兵部尚書。壬寅，左驍衛上將軍張奉國卒。以鴻臚卿、判度支張平叔為戶部侍郎唷職。平叔以曲承恩顧，上疏請官自賣鹽，可以富國強兵，陳利害十八條。詔下其疏，令公卿詳議。中書舍人韋處厚隨條詰難，固言不可，事遂不行。硃克融、王廷湊合兵攻深州，不解。裴度與書諭之，克融還鎮，廷湊攻城亦緩，乃並加檢校工部尚書。戊申，裴度來朝，對於麟德殿，伏奏龍墀，因敘河北用兵，嗚咽流涕，上改容慰勞之。壬子，以新授東都留守裴度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淮南節度使。癸丑，徐州節度使崔群為其副使王智興所逐，智興自專軍務。甲寅，以右僕射韓皋為左僕射，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夷簡為右僕射。前東都留守李絳復拜舊官。丙辰，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冊訖，謁太廟，赴尚書省上，宰臣百僚皆送。丁己，以左丞崔從檢校禮部尚書、鄜州刺史、鄜坊節度使，以代王承元。以承元為鳳翔、隴節度使。戊午，司徒裴度復入中書知政事。以中書侍郎、平章事王播檢校右僕射，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淮南節度使，依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。以鳳翔節莞使崔俛為河南尹。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來朝，深州大將臧平等一百八十人皆為王廷湊所殺。己未，以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檢校工部尚書，兼徐州刺史，充武甯軍節度使。以德、棣節度使李全略復為滄州節度使，仍合滄、景、德、棣為一鎮。李光顏還鎮許州。

夏四月辛酉朔，日有蝕之。甲子，左僕射韓皋赴省上，中使賜酒饌，宰臣百僚送，一如近式。雲陽縣角抵力人張蒞負羽林官騎康憲錢。憲往徵之。蒞乘醉打憲將殞，憲男買德年十四，持木鐘擊蒞首破，三日而卒。刑部奏覆，敕曰：「買德尚在童年，能知子道。雖殺人當死，為父可哀。若從沉命之科，恐失原情之意。可減死罪一等。」忻州刺史李寰守博野，王廷湊攻之不下。其李寰所領兵宜割屬右神策，以寰為軍使，仍以忻州軍為名。庚辰，桂管觀察使杜式方卒。癸未，以武甯軍節度使崔群為秘書監，分司東都。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、路隨進所撰《六經法言》二十卷，賜錦彩二百匹、銀器二百事，處厚改中書舍人，隨改諫議大夫，並賜金紫。丁亥，以秘書監嚴譽為桂管觀察使。是夜，東北有流星，光彩燭地，殷殷有聲，擊天市垣，至郎位滅。

五月辛卯朔。以德州刺史李景儉為諫議大夫。癸丑，太子少傅嚴綬卒。戊午，幽州硃克融上表進馬萬匹、羊十萬口，先請其價賞軍。隴山有異獸如猴，腰尾皆長，色青赤而猛鷙，見蕃人則躍而食之，遇漢人則否。

六月庚申朔。甲子，司徒、平章事裴度守尚書右僕射，工部侍郎、平章事元稹為同州刺史史。以正議大夫、守兵部尚書、輕車都尉李逢吉為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乙丑，大風震電，墜太廟鴟吻，霹御史台樹。丁卯，以易州刺史柳公濟為定州刺史、義武節度使。壬申，諫官論責裴度太重，元稹太輕，乃追稹制書，削長春宮使。戊寅，以前右僕射李夷簡為太子少保，分司東都。戊子，復置邕管，以安南副使崔結為邕管經略使。

秋七月己丑朔。丙申，宋王結薨，廢朝。戊戌，汴州軍亂，逐節度使李願，立牙將李齠為留後。好畤縣山水漂溺居人三百家。陳、許、蔡等州水。壬寅，出中書舍人白居易為杭州刺史。乙巳，詔南北省五品已上官議討李齠。丙午，貶李願為隨州刺史。以鄭、滑節度使韓充為汴州刺史、宣武軍節蓄使、汴宋亳潁觀察等使，鄭、滑如故；以宣武軍節度押衙李　為右金吾衛將軍。丁未，內出綾絹五十萬匹付度支，以供軍用。陳、許水災，賑粟五萬石。己酉，中使楊瑞昌使鎮州。王廷湊奏：「奉詔取牛元翼家族，請至秋末發遣。其田弘正骸骨，尋訪不知所在。」辛亥，以贈司徒、忠烈公李悕子源為諫議大夫，賜緋魚袋。乙卯，敕：「員外郎知制誥二年後轉郎中，又二年後轉前行郎中，又一年即正除；諫議大夫知同前郎中；給事中並翰林學士別宣知者，不在此限。」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、判尚書省事、東畿汝防禦使。本朝故事，東都留守罕用武臣，今用楚，以李齠擾汴、宋故也。

八月己未朔，以絳州刺史崔弘禮為河南尹，兼東畿防禦副使。給事中韋潁以弘禮望輕，封還詔書，上遣中使諭之，乃下。詔陳、許李光顏將兵收汴州。戊辰，以左僕射韓皋為東都留守、判尚書省事、東畿汝防禦使。以東都留守陳楚為河陽懷節度使。癸酉，韓充奏今月六日發軍入汴州界，營於千塔。丙子，汴州監軍姚文壽與兵馬使李質同謀斬李齠及其党薛志忠、秦鄰等。丁丑，韓充入汴州。以前東都留守李絳為華州刺史，充潼關防禦、鎮國軍等使。浙東處州大水，溺居民。以兗、海沂密節度使曹華為滑州刺史，充義成軍節度、鄭滑潁等州觀察等使；以宋州刺史高承簡為兗州刺史、兗海沂密等州節度使；以汴州防城兵馬使李質為右金吾衛將軍。潁州棣鄭、滑觀察使。鹽鐵轉運使王播進《開潁口圖》。

九月戊子朔，浙西大將王國清謀叛，觀察使竇易直討平之，同惡二百餘人並誅之。韓充送李齠男道源、道樞、道瀹等三人，斬於西市；齠妻馬氏、小男道本、女汴娘配于掖庭。壬子，太子少師李夷簡卒贈太子太保。癸卯，以前河陽節度使郭釗為河中尹，兼河中、絳、隰等州節度使。禦使中丞李德裕為潤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浙江西道都團練

觀察處置等使，以代竇易直。以易直為吏部會議郎。加晉州刺史李寰為晉、慈等州都團練觀察使。乙巳，敕團練防禦州置判官一員，其副使推巡並停。辛亥，以吏部侍郎柳公綽為御史大夫。先有詔廣芙蓉苑南面，居人廬舍墳墓並移之，群情駭擾。癸丑，降敕罷之。德州軍亂，害刺史王稷，盡剽其家財奴僕。丁巳，以萬州刺史李元喜為安南都護。陰山府沙陀突厥兵馬使硃耶執宜來朝貢，賜官誥、錦彩、銀器。

冬十月戊午朔。壬戌，前河中晉、絳、慈、隰等州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司徒、中書令、河中尹、上柱國、許國公韓弘可守司徒、兼中書令。甲子夜，月掩牽牛中星。戊辰，興元節度使以色列重胤來朝，移授天平軍節度使。己卯，以工部侍郎鄭權為工部尚書，以前華州刺史許季同為工部侍郎。是日，上由復道幸咸陽，止於善因佛寺，施僧錢百萬，咸陽令絹百匹。閏十月戊子朔，入回紇使金吾大將軍胡證、副使光祿卿李憲、婚禮使衛尉卿李銳、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鴻等，送太和公主自蕃中回。庚寅，以吏部尚書鄭絪為太子少傅；乙太常卿趙宗儒為吏部尚書；韋綬為興元尹，充山南西道節度使。壬辰，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卒，廢朝。以戶部尚書楊于陵為太常卿。丙申，回紇可汗遣使獻國信四床、女口六人、葛祿口四人。己亥，敕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路隨、中書舍人韋處厚，兼充史館修撰《憲宗實錄》，仍更日入史館。《實錄》未成，且許不入內署，仍放朝參。甲寅，詔：「江淮諸州旱損多，所在米價不免踴貴，眷言疲困，須議優矜。宜委淮南、浙西東、宣歙、江西、福建等道觀察使，各于當道有水旱處，取常平義倉斛鬥，據時估減半價出糶，以惠貧民。」丙辰，以太子賓客令狐楚為陝、虢觀察使。

十一月丁巳朔。丁卯，尚書左丞庾承宣為陝、虢觀察使。令狐楚復為太子賓客，分司東都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，追改之。庚午，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，侍從皇太后幸華清宮，又幸石甕寺。辛未，以前安南都護桂仲武為邕管經略使。癸酉，上幸華清宮迎太后，巡狩於驪山下，即日馳還，太后翌日方還。丙子，集王綱薨。庚辰，上與內官擊鞠禁中，有內官欻然墜馬，如物所擊。上恐，罷鞠升殿，足不能履地，風眩就床。自是外不聞上起居者三日。是夜，月近房。

十二月丁亥朔，詔五坊鷹隼並解放，獵具皆毀之。庚寅，宰臣李逢吉率百僚至延英門請見，上不許。中外與度等三上疏，請立皇太子。是夜，司徒、中書令韓弘卒。辛卯，上於紫宸殿禦大繩床見百官，李逢吉奏景王成長，請立為皇太子，左僕射裴度又極言之。癸巳，詔景王為皇太子。淮南奏和州饑，烏江百姓殺縣令以取官米。甲午，內出絹二百匹，賑兩市癃殘窮者。己未，兩軍容內司公主戚屬之家，並以上疾痊平，諸寺為僧齋。仍敕在京諸司疏放系囚。丙午，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。受冊畢，百僚謁太子于東宮，太

子舉簾，執笏答拜，宮僚拜則受之。丁未，判度支、戶部侍郎張平叔貶通州刺史。是夜，月掩左角。己酉，以前天平軍節度使馬總檢校左僕射、守戶部尚書。庚戌，以吏部侍郎竇易直為戶部侍郎、判度支。癸丑，以太子冊禮畢，宣制赦囚徒。以前黔中觀察使崔元略為鄂、嶽、蘄、黃、安等州觀察使。太子賓客孟簡卒。乙卯，以前陝虢觀察使衛中行為尚書右丞。是冬十月頻雪，其後恆燠，水不冰凍，草木萌發，如正二月之後。

長慶三年

三年正月丁巳朔，上以疾不受朝賀。是日大風，昏翳竟日。嗣郢王佐宜於崖州安置，坐妄傳禁中語也。敕不得買新羅人為奴婢，已在中國者即放歸其國。禮部侍郎王起奏：當司所試貢舉人，試訖申送中書，候覆訖下當司，然後大字放榜。從之。

二月，天平軍監軍奏：節度使烏重胤病，牙將王贄割股肉以療，河陽節度使陳楚奏：移使府於三城，未有門戟，欲移懷州門戟于河陽。從之。廣東省議大夫殷侑奏禮部貢舉請置《三傳》、《三史》科，從之。戶部尚書。崔倰卒。

三月丁巳，宰臣百僚賜宴於曲江亭。敕應禦服及器用在淮南、兩浙、宣歙等道合供進者，並端午誕節常例進獻者，一切權停。其鷹犬之類，除備蒐狩外，並令解放。以牛僧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日晡晚後，有賊入通化門，鬥死者一人，傷者六人。賜宣徽院從奉官錢一百二十貫文已下有差。

五月，山南西道奏移成州于寶井堡。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卒。秘書少監李隨奏請造當司圖書印一面，從之。

六月，宰相監修圖史杜元穎奏：史官沈傳師除鎮湖南，其本分修史，便令將赴本任修撰。從之。敕京兆尹、御史大夫韓愈宜放台參，後不得為例。

七月，國子祭酒韋乾慶卒。

八月，鄭、滑節度使曹華卒。檢校尚書右僕射、戶部尚書馬總卒。興元節度使韋綬卒。上由復道幸興慶宮，至通化門，賜持盂僧絹二百匹。因幸五方，賜從官金銀鋌有差。

九月，澤潞節度使劉悟進位平章事。賜宰臣百僚重九宴於曲江亭。南詔王丘佺進金

碧文絲十有六品。

十月，以京兆尹韓愈為兵部侍郎，以御史中丞李紳為江西觀察使。宰相李逢吉與李紳不協，紳有時望，恐用為相。及紳為中丞，乃除韓愈為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，仍放台參。紳性峭直，屢上疏論其事，遂與愈辭理往復，逢吉乃兩罷之。然紳出而愈留。宰相杜元穎罷知政事，除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使。龍武統軍陳楚卒。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吏部侍郎，新除江西觀察使李紳為戶部侍郎。紳既罷除江西，上令中使就第賜玉帶，紳因除敘泣而請留，中使具奏，故與愈俱改官。召翰林學士龐嚴對，因賜金紫。賜內園使公廨本錢一萬貫，軍器使三千貫。杜元穎赴鎮蜀，上御安福門餞，因賜皇城留守及金吾衛率等帛有差。

十一月，上御通化門，觀作毗沙門神，因賜絹五百匹。停浙東貢甜菜、海蚶。

十二月，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去管內淫祠一千一十五所。

長慶四年

四年正月辛亥朔，上御殿受朝如常儀。上餌金石之藥，處士張皋上疏切諫，上悅，召之，求皋不獲。澤、潞判官賈直言新授諫議大夫，劉悟上表乞留，從之。禮部尚書致仕孔戣卒。辛未，上大漸，詔皇太子監國。壬申，上崩於寢殿，時年三十。群臣上謚曰睿聖文惠孝皇帝，廟號穆宗。

十一月庚申，葬於光陵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臣觀五運之推遷，百王之隆替，亦無常治，亦無常亂，在人而已，匪降自天。當軒黃禦宇之秋，則百年無事；及商辛握圖之日，則四海橫流。昔章武皇帝國命之不行，惜朝綱之將墜，乃求賢俊，總攬英雄，果能扼大盜之喉，制奸臣之命。五十載已終之土，復入提封；百萬戶受弊之氓，重蘇景化。元和之政，幾致升平。鴟梟方革於好音，龍鼎俄傷於短祚。苟或時有平、勃之佐，繼以文、景之才，則延湊、克融，自縮螳螂之臂；智興、李　，敢萌狗鼠之謀？強盜甯窺孟賁之金，餓隸不拾嬰兒之餌。觀夫孱主，可謂痛心，不知創業之艱難，不恤黎元之疾苦。謂威權在手，可以力制萬方；謂旒冕在躬，

可以坐馳九有。曾不知聚則萬乘，散則獨夫，朝作股肱，暮為仇敵。仲長子所謂「至於運徙勢去，獨不覺悟者，豈非富貴生不仁，沉溺致愚疾。存亡以之迭代，治亂從此周復。」誠哉是言也！

贊曰：惠王不令，敗度亂政。驕僻偶全，實賴遺慶。皇皇上帝，為民立正。此何人哉，遽主鼎命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